

# 匣中的秘密花園

侯怡利

## 談乾隆時期冊匣類文物包裝

乾隆皇帝於乾隆十年為內府所收銅鏡六十面，製作冊頁形式鏡匣三十二個，名為〈鑑古輯珍〉。後來配合《西清古鑑》之編纂著錄，將〈鑑古輯珍〉及增補的銅鏡，一併更名為〈西清古鑑〉。更以此為原型，配合銅器著錄的出版，陸續製作了四套銅鏡冊頁。（圖一）除了銅鏡冊頁，在乾隆時期清宮中還有哪些文物以冊頁外型並利用書畫裝飾來進行包裝？透過對乾隆時期《活計檔》的爬梳，及現存清宮舊藏實物的對照，介紹乾隆時期集收貯與賞玩，且充滿裝飾趣味的冊、匣型文物包裝。

### 前言

匠心獨運的銅鏡冊頁，利用銅鏡扁平的特性，以冊頁挖嵌型式製作，妥善地保存銅鏡之餘，又配合大量書畫的裝飾，兼有閱讀與賞玩之趣，藉由冊頁空間利用，鏡匣成為

由詩、書、畫與銅鏡交互輝映出的奇特空間，無論在形式與裝飾手法上，成為乾隆時期宮廷文物包裝的典型之一。從檔案資料得知，乾隆時期製作銅鏡冊頁前，即開始製作貯放文物的各式冊頁，依時間順序為：玉璧冊

頁、〈錢譜〉冊頁以及〈琳瑯笥〉玉器匣。在此基礎上，更進一步發展出銅鏡冊頁以及不同類型的玉器冊頁。因此，本文嘗試從製作時間的先後順序，陸續介紹玉璧冊頁、〈錢譜〉冊頁、〈琳瑯笥〉玉器匣以及其他類型



清 乾隆 〈玉英輝映〉玉器匣匣內董邦達畫山水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三 清 乾隆 〈穀豐懸圃〉玉璧冊頁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四 〈穀豐懸圃〉玉璧冊頁 圓形裱綾木蓋與木構上卯眼

一) 《活計檔》中還有為單面銅鏡仿玉璧冊頁的款式，做「冊頁式鏡屨，各添鏡枝一件，如用鏡子時即用此鏡枝，不用鏡子時要像冊頁一樣」，鏡

枝(即鏡架)「做繩線式，如意裡，口刁乳丁，外口刁臥蟬，用月白綾糊裡」(註三)，這顯然是兩用的鏡屨，正如北京故宮收藏的萬春芙蓉鏡(圖五)，有書冊外觀木匣，內有雕刻精美木匣，用來存放銅鏡，木鏡枝雕刻與文字記載相似，鏡枝有活頁可使之站立。(圖六)足見玉璧與銅鏡皆有利用相同製作方法的書冊形匣來收貯，並且在設計上加入實用功能的鏡架。

### 〈錢譜〉冊頁

玉璧的扁平外型，確實適合以冊

頁存放，同樣類似外形的還有各類錢幣，根據《活計檔》記載，同樣於乾隆三年將內府原藏二匣共五十五枚古錢與一套〈錢譜〉冊頁進行整理。此套冊頁內有歷代古錢五九七個，並配有康、雍時期擅長寫實風格的宮廷畫家蔣廷錫(一六六九—一七三二)繪製之〈錢譜〉，據蔣之生卒年，原本這套〈錢譜〉至少在雍正時已完成，蔣廷錫有各類寫實圖譜存世，推測此套〈錢譜〉應是如實描繪所收古錢的樣貌。透過這段記載可知，至少在雍正時，就已經使用冊頁搭配匣裝錢幣，並有寫實圖譜繪製。又與檔案中可見乾隆皇帝在〈錢譜〉原有的基礎上進行調整及增補，以楠木挖嵌盛之匣板裝古幣，並糊上月白綾裡，古色紙邊，並配做所謂「書套匣」盛裝，並由畫樣人盧鑒畫增補的錢幣，裝裱於冊中，直到乾隆八年(一七四三)完成。(註四)雖無從得見此套〈錢譜〉冊頁，仍可確知其與銅鏡冊頁基本構成相似。

藉由文字記錄與現存銅鏡與玉璧冊頁相互參照，事實上，早在銅鏡冊



圖二 清 乾隆 〈璧月含暉〉玉璧冊頁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玉器冊頁，期望對乾隆時期冊匣類型文物包裝的製作與運用脈絡，以及與銅鏡冊頁之關聯性有進一步認識。(註一)

### 玉璧冊頁

首先，根據《內務府造辦

處各作成做活計檔》(以下簡稱《活計檔》)的記載，乾隆三年(一七三八)五月乾隆皇帝下令，將四十多件大小玉璧及玉圈「配做楠木胎集錦冊頁，其璧玉各著張照寫泥金字」，要將冊頁「外糊錦，裡面糊月白綾，將壁中心糊天青紙」，後經添補並在製作細節修改，要求「仍將簽子貼在壁臍上，壁臍若有小的，將蓋板放大些，簽子即貼在上面。」做得磁青紙「方簽子」，而玉璧名色則「寫泥金字」，最後在乾隆三年十二月完成〈玉拱璧冊頁〉二冊。(註二)



圖一 清 乾隆 〈西清續鑑·乙編·第十六冊〉鏡匣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從檔案記錄，似乎不易理解，然而藉由院藏〈璧月含暉〉(圖二)及〈穀豐懸圃〉(圖三)兩玉璧冊頁，可認識乾隆玉璧冊頁的樣貌。以〈璧月含暉〉為例，其外表與一般冊頁無異，打開後月白綾的內頁，左右各存放兩件玉璧。最有趣的部分，在於固定玉璧的方式，除根據其形狀挖槽，更利用璧、環的圓孔，做突出圓孔之木構，木構有卯，搭配有木樺的圓形裱綾木蓋(圖四)，放入玉璧時，樺卯相扣合，玉璧便可以完全固定於冊頁中。回頭來看前引檔案文字便能理解，圓形木蓋即所謂「壁臍」，上面貼有寫泥金字的方簽子，內容節錄與「玉」相關古文獻，在「壁臍」背後貼有磁青紙簽子，同樣以泥金寫所屬的玉器名及正面節錄文字之文獻出處。〈璧月含暉〉無確切製作年代；〈穀豐懸圃〉上下二冊封板有「乾隆辛亥年製」(乾隆五十六年，一七九一)，無論整修或新做，都說明玉璧冊頁製作延續整個乾隆時期。

補充說明，乾隆六年(一七四



圖七 清 乾隆 〈西清續鑑·乙編·第十六冊〉鏡匣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八 清 乾隆 〈琳瑯筍〉(即現稱〈黑漆描金一統車書玉玩套裝匣〉)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引自《清代宮廷包裝藝術》

綾，其槽內要平，地糊宣紙寫畫，仍用舊錦棕竹邊倒環，再簽子上字樣另賞字樣。  
同年十月乾隆傳旨：「〈琳瑯筍〉屨著再添一層，用交出配裝百什件之玉器添裝。」更新的木胎屨及新作屨共四十五屨，完成於隔年（乾隆

十年，一七四五）四月，緊接著要求：「〈琳瑯筍〉玉器屨上藍綾墊子另更換白素綾墊子，一面著懋勤殿眾翰林畫山水畫，一面著余省按玉形畫寫玉名。」於是同年十月白綾墊更換完畢，至此〈琳瑯筍〉內外之重整完成。（註六）

究竟〈琳瑯筍〉是什麼樣？事實上，應是現存於北京故宮〈黑漆描金一統車書玉玩套裝匣〉（圖八），此黑漆描金箱內有四十五個屨匣，玉器貯放於可拉出之屨匣內，屨匣均為棕竹邊糊錦，每屨以一至九為開頭的四字語為名，如「一統車書」、「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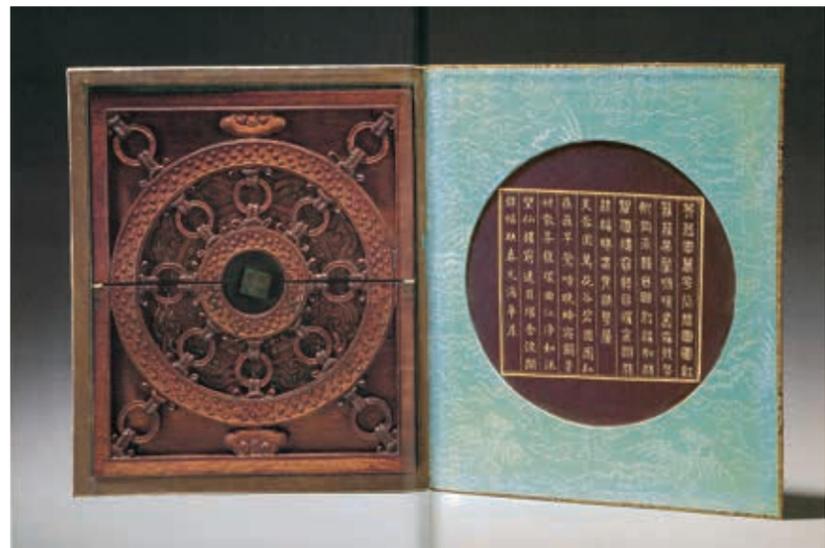
頁製作前，清宮就已出現冊匣型式甚至搭配圖譜的文物包裝類型。與銅鏡冊頁相同（圖七），玉璧及〈錢譜〉冊頁，在材料運用上，屨板皆使用楠木，糊月白綾等，並且利用文物本身扁平的特性，來製作文物之外包裝。

### 〈琳瑯筍〉玉器屨

除了對文物收貯包裝的實用目的外，銅鏡冊頁的另一特色是大量利用書畫作為冊匣的裝飾，而〈琳瑯筍〉可說是結合文物收藏與書畫裝飾的代表。關於〈琳瑯筍〉的紀錄，首見於乾隆三年正月《活計檔·匣作》：

部更換成木胎，《活計檔·匣作》記：

〈琳瑯筍〉匣內玉器四十四屨內盛玉器四百九十八件，隨磁青紙摺一件，傳旨將此玉器照朕擺的樣款換木胎，落槽不可錯亂，面糊月白



圖五 清 乾隆 〈萬春芙蓉鏡〉銅鏡冊頁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六 清 乾隆 〈萬春芙蓉鏡〉銅鏡冊頁雕刻鏡枝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洋漆箱一件，內盛糊錦匣四十四件，共盛各色玉器七百六十二件」，乾隆皇帝傳旨「將此箱內玉器，按次序名色，寫一〈琳瑯筍〉摺子盛在箱內」，並在摺子殼面上寫「乾隆戊午集成」（註五），也就是乾隆將相當數量的玉器收藏，以糊錦匣盛裝並放入洋漆箱中，並定名為〈琳瑯筍〉。

從檔案中可知，乾隆初年多以合牌紙胎製作各類屨匣及座子，然而卻陸續出現蟲蛀現象，〈琳瑯筍〉也未能幸免，在乾隆四年（一七三九）、六年都有因蟲蛀修補之記錄。而各類合牌匣等蟲蛀的情況越演越烈，於是乾隆六年規定：「匣子匠做的合牌匣子不能堅久，俱已蟲蛀，令爾等學做木胎糊錦匣子。」。〈琳瑯筍〉則在乾隆九年（一七四四）八月被乾隆皇帝要求全



圖十一 清 乾隆 〈玉英輝映〉玉器匣匣內董邦達畫山水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二 清 乾隆 〈玉英輝映〉玉器匣匣蓋內張若靄題畫詩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三 雕刻木蓋上楊大章畫〈樓台月夜〉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一七六七）、張若靄（一七一三）、一七四六）、陳邦彥（一六七八）、一七五二）、董邦達（一六九九）、一七六九）、梁詩正（一六九七）、一七六三）、勵宗萬（一七〇五）、一七五九）、丁觀鵬（約一七〇八）、一七七二）等人書畫，也符合乾隆初年書畫詞臣常見集體創作的組成。

〈琳瑯筍〉共收貯各式玉器約五百件，每件玉器都有寫實圖繪，並於存放匣中搭配書畫，加總起來有千件書畫用來裝飾與記錄此批玉器收藏，數量極為可觀。匣內的書畫，隨



圖九 清 乾隆 〈琳瑯筍·五色相空〉玉器匣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引自《清代宮廷包裝藝術》



圖十 清 乾隆 〈玉英輝映〉玉器匣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儀有象」、「三春麗景」等，履名無一重複。《活計檔》記錄中有〈琳瑯筍〉箱內有「一天和氣」、「六府孔修」、「七政受時」、「三星環照」等玉器匣，其中「六府孔修」之履名，就出現在北京故宮出版的《清代宮廷包裝藝術》一書中所謂〈黑漆描金一統車書玉玩套裝匣〉之文字描述。

此外，筆者曾於北京故宮目驗

其中「三春麗景」、「四序調合」、「五字長城」、「七裏雲錦」、「八千為春」、「九苞鳳彩」等六個履匣，據研究人員指出（註七），這樣的黑漆描金箱有一對，內部都裝有玉器匣匣兩箱共九十匣，唯玉器並未存放於履匣中，且有部分早已散佚。而根據《活計檔》，乾隆皇帝在乾隆二十七年（一七六二）時，要求仿照〈琳瑯筍〉，將玉器配履匣裝入另一

洋漆箱，也明白指出「玉器匣內應有寫字畫之處，交懋勤殿並如意館二處的量分辦，其名色著翰林們編寫，不要與〈琳瑯筍〉現有名色重了。」到了乾隆二十九年（一七六四）完成玉器匣九層四十五層的〈珣琪宇〉。（註八）而現存黑漆箱一對，即是分別完成於乾隆十年的〈琳瑯筍〉及二十九年的〈珣琪宇〉。

至於〈琳瑯筍〉履匣，在前引檔案資料中可看到「此玉器照朕擺的樣款換木胎，落槽不可錯亂，面糊月白綾，其槽內要平，地糊宣紙寫畫，仍用舊錦棕竹邊倒環」，與現存實物對照（圖九），棕竹邊糊錦的履匣，匣內以木胎挖出玉形狀之凹槽，來存放玉器，糊上月白綾，凹槽內糊宣紙並有各家書畫。此外，每匣上有一白綾墊，一面是該履匣內所存放玉器相對位置之寫實圖繪，並書寫每件玉器的名稱；另一面是山水畫，這與前引資料，記有白素綾墊子，「一面著懋勤殿眾翰林畫山水畫，一面著余省按玉形畫寫玉名。」相符。此外，就目驗的六履匣，上有余省（約一六九二）



圖十六 清 乾隆 〈秀擷茗華〉玉器冊頁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五 藏-161-13玉器匣之三 匣內王際華書法與鏡匣雕刻木蓋附劉墉〈臨張旭郎官石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是山水畫，一面為該匣存放玉器相對位置的寫實圖繪。(圖十四)在活計檔中乾隆十二年曾以一百件玉器配裝糊文錦匣十匣(註九)，對照現存玉器與文字記錄，可能就是這玉器十匣。然而，查歷上之書畫家：汪由敦(一六九二~一七五八)、董邦達、蔣溥(一七〇八~一七六一)、裘曰修(一七一二~一七七三)、王際華(一七一七~一七七六)、錢維城

(一七二〇~一七七二)、錢汝誠(一七二二~一七七九)、德瑛、徐揚等人，這批書畫家之活動年代，顯然晚於〈琳瑯筍〉玉器箱，多集中在乾隆二十年前後，應為匣內書畫繪製的大約年代。如果是檔案所記乾隆十二年裝成的十個玉器匣，那麼匣上書畫可能是陸續添加。而玉器槽上形狀各異的書畫，山水花卉與楷行篆隸兼有，存放玉璧的圓形書畫與銅鏡冊

著玉器外型不同，錯落安排，或山水花卉、或設色水墨，書體篆隸行楷兼有，形成古玉與書畫交織而成的豐富空間。值得注意的是，〈琳瑯筍〉完成於乾隆十年十月，在十一月乾隆皇帝即下令製作首批銅鏡冊頁，或許是對其成果相當滿意，因此稍後製作的銅鏡冊頁，無論在材料選用，如楠木胎、月白綾、白綾心，與對所藏文物寫實圖繪及書畫裝飾的運用，在在都顯示銅鏡冊頁的製作，是〈琳瑯筍〉玉器匣製作上的承繼與延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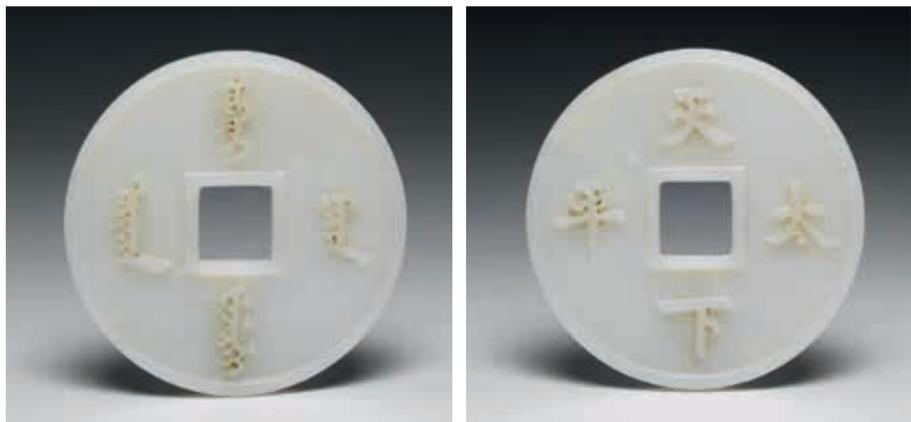
院藏其他類型玉器匣  
這樣以書畫裝飾的玉器匣，在院藏中也可見，如〈玉英輝映〉、〈珍集繆林〉、〈璧聯四美〉、〈瑤圃生光〉玉器匣，這四件木胎裱錦玉器匣(圖十)，外觀相同，如經摺裝冊頁。每匣原存四件玉器，抽蓋上黑箋以泥金寫履名，匣內則有存放玉器形狀的凹槽，不同於前述玉器匣是將書畫裝飾於凹槽內，這四件是由董邦達繪不同主題之通景式繪畫裝飾於匣內，蓋背白綾上分別為張若靄、勵

此外，院藏有原始編號為藏-161-13的玉器匣十件，其做法與〈琳瑯筍〉十分相似，可做為參考比對，均為木胎裱錦，蓋已無存，每匣原貯放玉器十件，現存七十二件。同樣是按玉器形狀挖出凹槽，凹槽內有紙本書畫，其中一匣仍存有白素綾墊，一面



圖十四 藏-161-13玉器匣之二 白綾玉器圖繪及背面山水畫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宗萬、梁詩正、陳邦彥所書題畫詩。有趣的是，畫家善用匣內因存放玉器形成的凹凸空間為畫面借景，以〈玉英輝映〉為例，凹槽可見原貯玉器的形狀，但原貯玉器的外型，被用來做為門框或為空間的區隔(圖十一)，一方面有立體感，一方面也有空間的暗示而顯得有趣，並搭配相關題畫詩(圖十二)，形成玉器匣內別有洞天的書畫世界。在銅鏡冊頁之木蓋中，也可見此類空間布局的巧思(圖十三)，四件玉器匣設計製作上都有其整體性，按張若靄卒於乾隆十一年(一七四六)，可知玉器匣製作時間約與初次銅鏡冊頁時間相同，顯示玉器匣與銅器冊頁製作上的相互影響，是乾隆時期此類搭配書畫玉器匣的精彩範例。



圖十九 清 乾隆 〈天下太平〉白玉錢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七 清 乾隆 〈瑞符利用〉玉器冊頁與木插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頁圓形木蓋上的書畫(圖十五),有異曲同工之趣。

還有一種類型,在乾隆二十二年《活計檔》中記錄,將一批玦、斧佩及璧等古玉收藏,比照硯盒大小,分別配做成冊頁,其冊頁「前留副頁寫字畫畫」,外配插套,具體要求「用耿絹挖嵌淡畫泥金花紋」、「裡面鑲龍亦用耿絹淡畫泥金」等,其中兩件和玉斧佩要「外邊俱鑲古色紙邊,用耿絹挖嵌斧佩周圍,淡畫泥金」。(註十)而阮藏〈秀擷茗華〉、〈文揚晁采〉等玉器冊頁,正符合檔案所記。其中〈秀擷茗華〉冊(圖十六),木

然已成爲乾隆時期文物包裝的典型。

### 結語

綜合上述,此類乾隆時期冊頁匣匣文物包裝,配合書畫裝飾的運

殼面冊頁,正面刻冊頁名並填金,打開後,右頁是乾隆皇帝紙本墨畫(生意),左頁爲木胎裱白絹挖嵌玉戚一件,周圍用泥金畫花邊,冊頁邊緣仍有古色紙邊存留;〈文揚晁采〉冊,同樣有乾隆墨畫(介然),左頁存放玉戚,有泥金花邊,冊頁外有插套,同樣填刻冊名,特徵均與檔案記載相符,是乾隆時期搭配有御筆書畫之玉器冊頁。阮藏至少還有〈鑒揚懷黼〉、〈浮筠聯采〉、〈蘊得含清〉、〈瑞符利用〉等類似的玉器冊頁,木殼面,有木插套,內頁乾隆墨畫,但卻未見有泥金花邊。其中〈瑞符利用〉冊,紫檀木插套及木胎冊頁(圖十七),內頁月白綾裝裱,左頁挖凹槽存放刻有漢滿文「天下太平」白玉錢一枚,或許是白玉錢的外型讓乾隆皇帝想起了銅鏡,於是在右頁有乾隆畫墨梅一枝,題爲〈鏡花〉,爲玉器冊頁增添些許詩意(圖十八);然而「瑞符利用」則顯示「天下太平」白玉錢的重要象徵。(圖十九)從這些清宮舊藏看到,以冊頁或匣匣形式搭配書畫來存放玉器文物,儼

用,兼具了賞玩與保存功能,將原本細小或零散的文物納入於冊頁外型空間中,冊頁本身可層疊存放的便利性,成爲此類文物包裝的特色。不難理解,清宮在大量文物收藏的同時,也需有陳列的考量,檔案中多見以格架陳設或箱匣盛裝,基於此,將文物包裝成書冊形式的外觀,或許更符合



圖十八 清 乾隆 〈瑞符利用〉玉器冊頁內頁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陳列上的需求。而冊頁匣匣以書畫裝飾,則更見匠心獨運,增添許多空間探索的樂趣,每當開啓冊頁或匣匣之際,彷彿來到一個由書、畫與古物堆疊的秘密花園,等著觀者尋幽探訪。

作者任職於本院器物處

- 註釋
1. 本文爲科技部專題研究計劃「乾隆時期造辦處匣作研究」(計畫編號103-2410-H-136-A06)部分研究成果。
  2. 《匣作》,參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第八冊,北京: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五,頁二七—三二。
  3. 乾隆六年十一月初一日《匣作》,同註二,第一〇冊,頁一〇—一一。
  4. 乾隆三年八月十一日《匣作》,同註二,第八冊,頁三—三五。
  5. 乾隆三年正月初四日《匣作》,同註二,第八冊,頁九五—九六。
  6. 乾隆九年八月二十四日《匣作》,同註二,第一二冊,頁五六—六四。乾隆十年四月二十八日《匣作》,同註一,第三冊,頁六四—六六。
  7. 對於北京故宮博物院楊森先生、張林杰先生與徐琳女士在本次移地研究上所給予之協助,特此致謝。
  8. 乾隆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百什件》,同註一,第二七冊,頁一四八。乾

- 隆二十九年十二月初十日《記事錄》,同註一,第九冊,頁五五。
9. 乾隆十二年三月初九日《匣作》,同註二,第一五冊,頁四三—四六。
  10. 乾隆二十二年十月十八日《匣作》,同註一,第三冊,頁七〇—七一。
- 參考書目
1.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北京: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五。
  2. 故宮博物院編,《清代宮廷包裝藝術》,北京:紫禁城出版社,二〇〇〇。
  3. 徐斌主編,《你應該知道的二〇〇〇件銅鏡》,臺北:藝術家出版社,二〇〇七,頁一〇八、一〇九。
  4. 沈建東,〈《西清續鑑鏡匣》製作工藝〉,《故宮文物月刊》,二〇一二年七月,頁四四—五四。
  5. 侯怡利,〈洞天日月多佳景—乾隆時期鏡匣的製作〉,《皇帝的鏡子—清宮鏡鑑文化與典藏》,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二〇一五,頁三〇四—三二七。